

# 打出溜滑儿

□于泽威

“如果你前面横亘着一条冰面，你是故作矜持地绕过去，还是奋力助跑，打一个长长的出溜滑儿？我，选择后者！虽然已经长大，但勇往直前的童心仍在……”这是我在初中毕业前的最后一次班会上的发言。那次发言获得满堂喝彩，而灵感就来自冬天的出溜滑儿。



20世纪80年代，我在哈市一所工厂子弟小学读书。学校就在家属区内，离我家约莫有一站地吧。那时候，冬天嘎嘎冷，当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，就是我们忙碌的时候。以雪为令，这让我们小孩子都兴奋不已，因为可以不用上学，专门清冰雪。你就在家属区看吧，热闹得很：扛着铁锹的，拎着扫帚的，抱着斧子的，拿着簸箕的……清扫大军浩浩荡荡从家门口一直绵延到学校。除了校园的分担区，我们还要负责家属区的部分街道。小孩子能有多大劲呢？我们只能把浮雪堆到路两旁，至于冻到路面上的“顽固分子”，就无能为力了。

了。但这些“顽固分子”，却被我们打造成一条“溜光大道”。

第二天上学，小路两旁的雪堆积如山，一条溜光锃亮的冰路延伸至远方。这回可不用担心迟到啦！在“溜光大道”上，兴奋的我们脚下像踩了风火轮，鱼贯前行。由于怕速度快、滑得远导致“追尾”，我们便故意停下来拉开距离，待前面的人滑远了，后面的人再滑。一路上欢声笑语不断，那时候的我们，有的是力气，有的是花样，真希望这条“溜光大道”永远没有尽头。

那天，值日到很晚。我独自走在幽静的路上，心里不免打起了鼓。家属区一片漆黑，风呼呼刮着，月亮也回家睡觉去了。我加快了脚步，就在前面不远处，一条半米宽的白亮路面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一定是“溜光大道”！心里窃喜，正好可以滑着回去。奋力助跑，临近“冰面”，一个起跳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我来了个“狗啃泥”。怎么不往前滑行呢？我揉着屁股好生纳闷：这溜光大道也不光溜啊，怎么这么涩呢？伸手一摸，竟然抓了一手白面。原来是买粮人的袋子破了，拖出了一条假的“溜光大道”。白瞎我那漂亮的姿势了，这假货可真是害人不浅啊！



家属区有一个大冰坡，最高处足有5米高。坡度比较陡，下边比较平坦，形成了一个小冰场。这



着下来了，惹得我们哈哈大笑……滑累了，大家就在冰面上玩“角力”游戏：两个人相对而站，出右脚相顶，左脚在后面成弓步。两人单手相握，一起使劲。或用蛮力，或使巧劲，拉、拽、推、靠轮番登场，不是我把你推倒，就是你把我推个屁墩儿。最后的节目是集体项目，大家依次在冰坡上排好队，像下饺子一样从上面一滑到底，不分长幼，不论姿势，你推我搡，你拥我挤，你摔我起……此起彼伏的欢笑声，震耳欲聋的呼喝声，北风助兴的呼呼声，出溜滑儿的“嗤嗤”声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首优美的冰上圆舞曲。



“如果你前面横亘着一条冰面，你是故作矜持地绕过去，还是奋力助跑，打一个长长的出溜滑儿？我，选择后者！虽然已经长大，但勇往直前的童心仍在……”如今，每每和女儿在宽阔的江面玩耍，我都不由得回想起那窄长的、用泔水浇成的冰场。

童心犹在，童年的出溜滑儿亦是难忘。

里本是个泔水井，周围的泔水都往这里倾倒。后来不知啥时候，泔水井被堵住了，泔水越积越多，泔水一边累积，一边上冻，没几天便形成了一个冰场。每当放学，这里就成了我们的乐园：抽冰尜、打爬犁、滑脚滑子、摔跤……花样繁多。最刺激的就要数打出溜滑儿了。有的人捡来破纸壳，垫在屁股底下，从坡上呼啸而下，嘴里还不断吆喝“快闪开，俺老孙来也”；有的人索性趴在破木板上，大头朝下，风驰电掣；更有艺高胆大的人，什么也不用，直接站着滑下来，在我们崇拜、羡慕的注视下，再爬上坡耀武扬威一番；还有的人蹲着下来，半途就支撑不住，直接躺

新晚报

08

2024年  
1月13日  
星期六

人  
生  
记

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些事儿



本版主编 宋辉  
责任编辑 程世欣  
版式 程世欣



白家堡当年是哈尔滨的城乡结合部，归南岗区跃进乡管理。1984年我来到松花江地区行署工作，1985年在白家堡租住民房。

所谓民房，就是房屋为当地农民所建，自有产权，和公有产权房是有区别的。



当年在白家堡租房的租户，以刚上班的年轻人人居多，单位大都没分房子，白家堡离市区

近，房源充足，价格适中，适合工资不高人群。我租的房子位于白家堡一道街，街道入口是红旗锅炉厂。房子是砖房，油毡纸顶，一屋一厨，独门独院，房东在邻居的前屋接个小屋，好像我的门卫。同学、朋友打趣我，说我租房带门卫，俨然一副大老板派头。屋内有自来水，院内有菜窖，这些都和房东共同使用。屋子不大，约20平方米，厨房很小，卧室相对大一些，放两张双人床尚有余地。

那时候城市还没有集中供热，冬天自己烧炉子，家家户户有煤本，也就是煤炭供应证，到煤炭第五供应站拉煤，每户供应一吨半到两吨半的煤，还需要买样子

## 白家堡租房

□张雅安

引火，样子没有供应证，要自己找门路买。



我和妻子在租住的房子里迎来了儿子的诞生，当然了，儿子倒不是在租住的房子里出生的，是在医院生的。但出院后，母子就得回到租住的房子里。那时冬天的屋子很冷，我半夜起来烧炉子，炉筒子烧得通红，结果把儿子热出了新生儿肺炎，到儿童医院住了13天院。

妻子当时在党校学习，到儿子满月后就得上课，我每天请半天假，和妻子轮换照顾孩子。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，孩子就被送到外地姥姥家了。



我们在白家堡住了好几年，先是租房，后来单位

给买了一套两屋一厨的房子，房子没房照，没下水，没暖气，当然更不能有煤气。在白家堡居住的日子尽管很清苦，但那时人际关系比较好，无论是邻居，还是一起租房的同事，谁家有困难大家都帮忙。

有两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一件事是妻子生孩子时住院，我经常借邻居的自行车到医院送饭，随用随借，人家从没有烦过，也不知邻居大哥现在怎么样了。

另一件事是调妻子来哈尔滨，解决两地分居问题。当时妻子原单位是省重点中学，这边有了接收单位，原学校不放心。大家便帮我想办法，都是一腔热忱。我也帮助同事在白家堡找房子，帮助他们办理租赁事项。

1991年我搬离了白家堡。这几年我也曾回去看过，一栋栋高层楼宇拔地而起，整体面貌焕然一新。再也没有小平房，再也没有泥水路，再也没有排队的露天厕所，当年的酸甜苦辣也渐行渐远……

### 与您约稿

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、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、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，以随笔、散文、杂感等不同文体，对文化多元、风貌独特、底蕴深厚的哈尔滨，作出形象、深刻、诚挚的解读。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，打捞、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。

稿件字数1000-3000字，可配发若干老照片，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，发至邮箱22354430@qq.com即可。